

古今遊記叢鈔

第十冊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古今遊記叢鈔

卷之四十二 新疆省

回疆風土記

卷七十三

京師望北斗偏直北。西域望北斗轉少北而偏西。一日則見月如綫而鉤。地勢高。星光燦爛如垂。

春夏多風。但不致揚沙拔木耳。楊柳桃李李蘋婆諸樹。率驗之以風。風則開花鮮豔。結實茂密。每風一次。枝葉繁盛一次。漸次濃陰鋪地矣。風後綠霧淨澗。如久雨初霽。切不可雨。雨固不多有。倘花葉正放時。點雨著瓣。花輒枯萎。雨微成陣。則滿樹花似油烹。一年之碩果無存矣。

地肥暖。秋麥多。農功既畢。放水入池。謂之澆冬水。來春水潤。可早布種。而回人之種甜瓜。與稼穡等。或圓或長。赤白黃綠。色不同而種亦別。夏秋之間。有入回子村落者。無不以瓜爲敬也。

百穀皆可種植。而以小麥爲細糧。粳棉次之。大麥糜子用以燒酒。及充牲畜棧豆而已。餘如豆粟芝蔴蔬菜瓜茄之類。無不可以成熟。回民不知食用。故不多種。荒草湖灘。每於春融冰解時。引水入池。微乾則耕犂播種。苗生數寸。又放水灌溉之。嘉禾與惡草同生。不加芸鋤。且云草生茂盛。禾苗得以乘涼。其愚而可笑如此。最忌春寒。寒則雪水來遲。播穀失時。自下種以迄刈穫。皆資山泉水潤。以秀以實。但不宜雨。雨少不過減收。雨多則地起鹹鹵。告登無望矣。

回民過年之前一月。卽把齋起。凡男女十歲以上。皆於黎明後不得飲食。甚者津液亦不敢下嚥。方爲善把。日落星全。方恣意飲啖。但不得飲酒。近婦人日夜禮拜。男女悉以淨水徧身澆灌。而後行禮。毛喇阿渾等。禁忌尤爲繁瑣。至次月初一或初二。總以望見新月如鉤。則開齋過年矣。回語謂之入則。

開齋之日。竟夜鼓吹。至辰刻。其阿奇木伯克鮮衣怒馬。金絲黃阿渾帽。駝馬皆飾以錦鞍。各五七對。旗幟鼓樂。海蘭達爾歌舞紛紜前導。伯克阿渾等。皆白圓帽。圍隨左右。其阿奇木之心腹人等。控弦操槊。披申護衛。一同入禮拜寺。諷經合城男女。皆新衣喧闐。

街巷羣瞻阿奇木威儀。禮拜畢均隨入阿奇木家拜年。阿奇木勞以牛羊之肉。葡萄之酒。男女跳舞歌唱。闋飲盡歡而散。謂之入則愛伊諦。未歸王化以前。是日之阿奇木伯克入寺禮拜畢。卽有阿渾等議其賢否。以爲賢則留之。以爲某事無道。某某事尤無道。則與回衆廢而殺之。以故阿奇木多擁兵自衛。今雖不敢擅。而兵仗尙沿其舊。是日回人之拜答飲宴。亦猶中國之元旦也。

入則愛伊諦後數十日。其阿奇木又復儀仗入寺。通誠喧樂。謂之固魯班愛伊諦。又數十日。回子赴素所信奉之人墳墓。禮拜諷經。多於頸項咽喉間。用刀透穿其皮。以布縷穿之。血流徧體。云以其身祭神靈也。謂之烏蘇爾。

又數十日。回子老少男女。鮮衣修飾。帽上各簪紙花一枝。於城縣極高之處。婦女登眺。男女馳馬較射。鼓樂鼓舞。飲酒酣跳。盡日而散。謂之努魯斯。

回地各城。均於城東架木爲高臺。每於申末酉初。於其上鼓吹送日西入。毛喇阿渾人等。西向禮拜諷經。謂之納馬茲。其納馬茲均於日將出日將入及五鼓并己未等時。日凡五次。率以爲常。遇有吉凶軍旅迎送大僚。亦於其上鼓吹。蓋曉諭回鄉之號令也。

初夏桑椹熟。回人取以釀酒。家各數石。男女於樹陰草地。或果木園中。歡然聚飲。酣歌醉舞。徹夜通宵。從此所遇。皆醉回子矣。桃熟亦可釀酒。味微酸。秋深葡萄熟。釀酒極佳。饒有風味。餘時惟有大麥糜子燒酒而已。其釀法。納果於甕。覆蓋數日。待果爛發後。取以燒酒。一切無須於麴蘖。均謂之阿拉克。磨糜爲酒。渾似米泔。微酸。無酒之氣。亦不能醉人。謂之色克遜。回人喜飲之。能愈痢。奇驗。

回子無姓氏宗譜。父兄諸舅。皆哥呼之。弟姪甥婿。皆弟呼之。同一謂之親戚。惟父子尙知敬愛。餘皆平等而已。男女無別。除生己之母。已生之女外。皆可苟合。亦可公然婚配。或曰共乳者不得媾接。間亦有之。

回人婚娶。兩家意合。男家饋送牛羊布匹。邀請親戚。更求阿渾數人。同赴女家議婚。念經爲定。至婚期。女家或父或兄一人。抱新婦同騎馬上。以帕蓋面。鼓吹導引。送至夫家。凡回女皆垂髮辮數十。嫁後一月。則梳髮後垂。以紅絲爲絡。寬六七寸。長三四尺。其雙歧拖地處。仍絡紅絲數寸成穗。富者上綴細珠寶石珊瑚等物。囊髮垂後。謂之恰齊把克。小戶貧回及有孝服者。其恰齊把克。或用藍。或用綠。男女室後。皆以清水徧身澆洗。

回民禁忌豬肉最嚴。凡驢狗虎豹肉及牲畜自斃。苟非其人宰殺去血淨者。悉不食。人死。則海蘭達數人在屋上同聲喊叫念經。其家皆白布爲冠。謂之挂孝。死之日。或次日。卽昇之郊外瘞之。無棺槨衣衾。唯白布纏尸而已。所屬親戚往弔念經。各以所有盡力資助。既葬。請阿渾人等念經。凡親戚之所資助。及死者所遺衣物。盡散於衆。以邀冥福。以冥福之厚薄。在物散之多寡也。子爲父母。妻爲夫。及兄弟親戚。皆挂孝四十日而除。

回男不畜髮辮。不雍髭鬚。惟翦脣鬚。便於飲食。生子五六歲。其父母邀請阿渾念經。以刀挑斷勢皮。十四五歲。初知人道。卽聚羣童於樹林中。使與牝驢交媾。再長則覓婦女爲朶斯。朶斯者。相交好也。

衣皆大領窄袖。男左衽。女敞前襟。內襯衫襖及膝。女帽冬夏皆用皮。而插鳥翼於前。以爲觀美。男帽冬用皮。夏用綢綾。猩氈爲頂。倭段爲翅。高五六寸。前後尖翅。亦各長五六寸。男翅兩平。女帽後翅少垂。頂上皆起金綫爲花。牛羊之革爲鞞。爲履。朱色。其履木根二寸。女履有前無後。夏日跣足。跋之。益西有高五六寸者。阿渾帽。櫓白布爲之。中填棉。

絮。高厚各五六寸。有一種瓜。名回回帽。形頗似之。

回子見人。無跪拜之禮。凡遇尊長及其頭目。交手當胸而頓其首。謂之阿斯拉木。惟納馬茲則始跪拜。婦人亦阿斯拉木。而長上與幼輩相見。不論男女。皆以接脣爲禮。歸化以來。見中國官長。亦皆跪拜請安。謂敬之如天日神人也。

回子墳多如棺木之形。富厚者或圓形。或開穴。或緣琉璃爲飾。多在大路兩旁。謂往來人多爲之念經。祈冥福也。

回人喜畜鵬。少有之家。卽有鵬一二架。或至二三十架。鵬捷而鷺。狼狐黃羊之屬。遇之無得脫者。弓矢非所長也。以大頭短棒。拋擲擊兔。一發而斃之。亦回人絕技。

無量衡。糧穀少者以回帽糧。多者以他噶爾計算。他噶爾者。小布袋也。大者爲帕他嗎。回子秤。兩端置物均勻則兌換。謂之輒勒克。

回子宴會。總以多殺牲畜爲敬。駝牛馬均爲上品。羊或至數百隻。各色瓜果冰糖塔兒。糖油香。以及燒煮各肉大餅小點。飴飴蒸飯之屬。貯以錫銅木盤。粉紵前列。聽便取食。樂器雜奏。歌舞喧譁。羣回拍手以應其節。總以極醉爲度。有連宵達旦。醉而醒。醒而復

醉者所陳食品。客或散給於人。或宴罷攜之而去。則主人大喜。以爲盡歡。回樂以鼓爲主。鼓大小數面。葦茄木管皆八孔。洋琴五十餘弦。瑚拍七弦。鐵弦四。皮弦二。絲弦一。胡琴大小四張。聲音抑揚高下。隨鼓起落。而歌舞之節奏盤旋。亦以鼓爲則。嘈雜淆亂之中。按之悉有宮商之義。大抵皆秦音之變調也。

無正朔。以望見新月爲月初。三十日爲一月。無小建。十二月爲一年。無閏。然算其一歲之終。皆三百六十四日。其實皆以八柵爾計算。每七日八柵爾一次。每八柵爾五十二次爲一年。以故三百六十四日也。其紀歲月日時。皆有地支而無天干。

回屋聚土爲牆。纍厚三四尺。以白楊胡桐之木。橫布其上。施葦敷泥。遂成屋宇。或爲樓。厚七八尺有奇。穴牆爲竈。直達屋頂。寬尺餘。高二三尺。與地平。置木火。其中以禦冬寒。謂之務恰克。穴牆爲洞。寬長不一。以藏物件。謂之務油克。屋頂開天窗一二處。以納陽光。謂之通溜克。屋頂正平。人可於其上往來。且爲曬曝糧果之地。其屋牆厚頂輕。不慮傾圮。雨少不畏滲漏。富者多於屋內雕泥爲花草字畫。飾以灰粉。細而堅。頗見工巧。亦有施金碧者。涉俗矣。屋旁例有園池。廣植花果。開伯斯塘以避夏暑。回人以樓高爲貴。

有三四上者。樓亦有倣蒙古包形者。有方者。地基少寬。必作禮拜寺。以便納馬茲。墳地上亦多有納馬茲之所。言鬼亦納馬茲也。

夫婦不和。隨時皆可離異。回語謂之揚土爾。妻棄其夫者。不許動室中一芥。夫棄其妻者。家中所有。任妻取攜。子女亦各分認。夫得男。妻得女。離異一年之中。其妻或生子女。夫可承認。逾年則謂不相干涉矣。往往有離異數年。更數夫而仍歸前夫者。又有歷數年更數夫。而猶與往來者。

沙棗形類棗。色金黃。花葉作金銀箔色。肉似細沙。味甘。回人取以釀酒。

胡桐。譯言柴也。其樹徧滿沙灘。或數十里成林。而橫斜曲側。不任器用。間有端直者。亦不堅實。回人呼之曰胡桐。言僅可取作燒柴而已。夏月炎蒸。其津液自樹杪流出。凝如琥珀者。爲胡桐淚。自樹身流出。色白如粉者。名胡桐璫。

割答堅如石。青黃赤白綠黑色不一。大小亦不齊。生牛馬腹中。亦有生蜥蜴尾根及野豬頭腹中者。尤良。回人祈雨。則以柳條繫之置淨水中。卽雨。祈風則囊之。懸馬尾上。祈陰則囊之。腰囊。各有所祈之呪。莫不響應。回人及土爾扈特額魯特。多於夏日長行。用

以辟暑。謂之下割答。喇嘛下之尤速。

雪蓮花雪蟾雪蛆。皆生雪山之深雪中。蓮花尤多而易得。噶什喀爾雪雞羣飛。極肥美。而性燥。

夏草冬蟲。生雪山中。夏則葉歧出。類韭。根如朽木。凌冬葉乾。則根蠕動。化爲蟲。入藥極熱。

岔口。小鳥也。全似鶉而觜爪皆紅。生冰山。中千百爲羣。卵遺冰上。極寒之時。卵自綻裂。有鳥飛出矣。

哈密瓜有十數種。綠皮綠瓢。而清脆如梨。甘芳似醴者爲最上。圓扁如阿渾帽形。白瓢者次之。綠者爲上。皮淡白多綠斑點。瓢紅黃色者爲下。然可致遠久藏。回子謂之冬瓜。可收至次年二月餘。宜旋摘旋食。不能久留。

骨岔。鵬之黑而大者。高二三尺不等。翎健多力。回地深山中所生。惟巴達克山益西。黑鵬尤大而猛鷲。飛則兩翼垂雲。宿山嶺高如駝象。所過之處。人皆避屋中。往往攫去牛馬。翅翎墜地。長輒八九尺或丈餘。

不雅斯類野蒜頭。大如雞子。葉似葱而不中空。味辛。甘肅人呼爲沙葱。回人嗜之。沙竹似葦。而無節實心。爲用甚多。

集吉草。勁直光潔。極堅綿。屈之。折不折。可作箸。

地多蛇蠍。大麥熟時。蠍螫人手指。往往不救。得中國之太乙紫金錠敷之。卽愈。奇驗。八叉蟲。新疆在在有之。形類土蜘蛛。色褐而圓。八爪微短。紫口。口有四歧。嚙鐵有聲。徧身黃綠。爲章。皮裏通明如繭蠶。生溼地溝渠。及人家多年土壁中。大者如雞子。小者如胡桃。每大風。則出穴逐風而行。入人屋宇。行急如飛。怒則八足聳立。逐人。尋常於人身上往來。切不可動。聽其自去。亦竟無恙。倘少動觸之。輒噬人。最爲毒惡。痛徹心髓。須臾不救。通身潰爛而死。如噬人輕。卽取其蟲碎之。尙無大害。若噬人時吐白絲於瘡口。或噬人後。走向水中呼吸。則人必死矣。或曰。茜草搗汁服之。并敷瘡口。可愈。究之中其毒。而能生者。百無一二。回子云。唯求阿渾誦經可活。然吾嘗聞回子有被毒者。皆請阿渾誦經。乃經未終。而其人已終矣。

野馬駝騾。邊外皆有。深山戈壁之中。往往成羣。而野牛尤矯健多力。最爲猛狠。人取之。

一槍不中。卽被其害。又一種大頭羊。長角而盤生。肉羸劣。皮則溫暖。回人多以爲衣。豺狼生回地深山中。高丈餘。長只三尺。形全似狼。百十爲羣。行列整肅。如人之圍獵。遇野牲則羣起而噬之。無得脫者。人或於山巖幽隱之處。用鳥槍擊殺一二。彼皆羣聚。零星分散。銜之而去。不使人得骸骨焉。山有此狼。虎亦遠徙。狼獸也。

野羊。生回地深林叢葦之中。色青白。毛長被體。大如驢。面似人形。頰下鬚長六七寸。亦類人之落腮鬚。回人謂其神靈。不敢殺之也。

回地松仁。出於外藩。皮似柰肉碧綠。甜而微腥。無松仁氣味也。

帕拉聘。草根也。全似三七。但色藍或黑。出溫都斯坦。回人多往採取。重價貨於回城。陰冷痼疾。服之立愈。然未達。弗敢嘗也。

伊犁烏魯木齊之間。有壓油鳥。大如雞雛。色正黑。肥則集人屋宇或院落中。唧唧哀鳴。招之輒集於肩袖。捉而急握之。油自其冀門出。油盡仍縱之去。古云。壓油之鳥。以石壓之取油。仍能飛去。卽此類也。歟。

穆肅爾譯言冰。達坂譯言山。穆肅爾達坂。譯言冰山也。在伊犁烏什之間。爲南北兩路。

緊要必由之孔道。其北爲克噶察哈爾海臺。南爲他木哈他什臺。兩臺相距百二十里。中卽冰山。由克噶察哈爾臺南行。有雪海。一望無際。冬雪極深。夏亦冰雪泥淖。人畜皆於山坡側嶺羊腸曲徑而過。失足落海中。則杳然沈墜。不復可見。過此二十里。卽冰山矣。無土沙。無草木。在在皆冰。冰之厚薄。初不知其幾何。尋丈層巒疊嶂。千仞攢空。巉巖如嵩華者。皆冰也。裂隙處。下視正黑。不見其底。水流之聲。澎湃如雷。鳴人聚駝馬之骨。橫布其上。乃可置足。陡絕處。亦鑿有冰磴。陟降攀援。滑聿萬狀。跬步不謹。輒落冰淵中。時聞冰裂。其聲琅然。山谷相應。經其地者。人畜魚貫而行。莫不惴慄。冰上皆石塊。石子小者如拳。如栗。大者如屋。如樓。往往有數丈大石。惟徑尺冰柱支撐而立。人必於其下往來。設中途日暮。暗不能行。須擇穩厚大石伏於其上。夜靜聞有如鉦鐃鐘鼓之聲。絲竹管絃之奏。通宵聒耳。則遠近冰裂之繁響也。其冰亦長落無常。時或突起。則高三五百丈。時或沈陷。則下三五百丈。道路亦無一定之所。有神獸。一非狼。非狐。每晨視其蹤之所往。踐而循之。必無差謬。有神鷹。一大如鷗。色青白。或有迷失路徑者。輒聞鷹鳴。尋聲而往。卽歸正路。益西山峯矗起。林立如筍。望之深青。不可登陟矣。八十里之他木哈

他什臺。河流浩瀚。卽冰山下湧出之水也。東南長流五千餘里。支分派別。盡歸賀卜諾爾。自他木哈他什臺南行四日。皆戈壁。無水草。近臺八九十里。大石嶙峋。徧滿路衢。牲畜皆於石隙置足。每歲烏什參贊大臣。遣官致祭冰山一次。祭文由禮部頒出。岔口鳥卽產於此山。

烏魯木齊之布爾噶布拉克臺站之西三十里。有地一段。周百餘里。中皆飛灰。置物於中。則燄起。傾刻灰盡。擲以石。則黑煙暴起。良久方定。冬雪盈丈。而此地無歡。俗謂之火燄。飛鳥亦不敢過。

烏魯木齊伊犁之界。有地一段。圍九十餘里。望之雪白。土似嫌鹵。雨後堅實。擲大石於中。如執木擊鐵。人性誤入之者。數武之外。卽沈陷滅頂。杳不復見。俗謂之灰陷。

舒爾漢風雪之謂也。邊外北路皆有之。伊犁哈布他海山西北經過。馬行兩晝夜。中有花牛一隻。小於常牛。見則舒爾漢起。急風大雪。旋轉漫天。非尋常可比。人畜遭之。十存一二。額魯特呼之爲阿爾布圖呼爾。譯言花牛神也。至其地則虔誠祭禱而後行。俗謂之風戈壁。

闢展東之三間房。十三間房。布幹臺。皆大風之處。凡風起皆自西北來。先有聲如地震。瞬息風至。屋頂多被掀去。卵大石子。飛舞滿空。千斤之重載車輛。一經吹倒。則所載之物。皆零星吹散。車亦飛去。獨行之人畜。有吹去數十里之外者。有竟無蹤影者。其風春夏最多。秋冬絕少。山皆綠石似玉。多扁長之形。擊之作磬聲。山上沙石。爲怪風之所簸揚。皆散漫成堆。突兀怪惡。不復成山形矣。每晨起。視南北兩山。清朗如塵。是日必無風。如青霧漫漫。兩山不見。是日必有大風。必不可行。

回疆有柳樹泉。二一在陽薩爾軍臺之東十里。老柳二株。根圍各三四十步。旁枝披蔭。千年之神物也。其一根下出泉成潭。其一根木上有孔如盂。泉水湧出。清冽迥別。深二十餘丈。一在烏什城南五里。柳樹五七人合抱。周圍百餘步。柳條中有泉水涌溢而出。回子皆呼之爲哈喇插起。譯言靈泉也。多水則歲豐。少則歲歉。甘則太平。苦則災侵。回字如鳥迹。如蝌斗。橫讀而連斷處尤不易辨。字頭二十九。通曉字頭。遂無疑字。回童能書記者。謂之毛喇。通其文義爲衆所服者。謂之阿渾。亦有大小之區別。敬信不明理處。亦猶額魯特之於喇嘛也。回人遇有疑難。皆問阿渾。卽男婚女嫁。亦所主持。雖有謬

誤亦不怨悔也。尤可笑者。鄉愚小回。忘其生辰。問之阿渾。告以一月日。日久復忘。再問阿渾。阿渾亦忘前言。另告一月日。卽信之也。

回人文字。有醫藥之書。有占卜之書。有堪輿之書。有前代紀載之書。有各國山川風土之書。其說以天高覆我。地厚載我。日月明以照我。皆當禮拜。戒貪淫殘詐。尙敬謹敦厚。正人之氣不散。死而爲神靈。講性命清淨之理。大旨宗諸釋氏。而得其糟粕。亦非無至理。無如其阿渾人等。陋習相沿已久。曉然通暢者。實難其人。多如內地之腐爛冬烘。蠱惑愚回。騙取財物。殊堪太息耳。

回部大頭目。謂之阿奇木伯克。最爲尊貴。生殺予奪。惟其所爲。次則伊什罕伯克。亦有統領之貴。伊什罕又作伊噶沙。其餘各有職掌。掌田賦。曰噶雜那齊。掌買賣田宅。平爭訟收租稅。曰密圖瓦里。整飭回教。曰摩提沙布。管兵馬冊籍遞送公文。曰都管。理刑名。曰海子。導水利。曰密拉布。平市價。曰巴濟格爾。管營造。曰訥克布。分領衆回頭目。曰明司徵比。曰阿爾把布。榷商稅。曰克勒克雅拉克。掌經典。曰雜布提摩克塔布。供芻糧路費。曰什呼爾。典園林果蔬。曰巴克麻塔爾。警斥堠。曰達魯罕。巡邏偵緝。及主守罪人。曰

帕提沙布。平治道途。曰塞衣得里。小回亦皆敬禮。凡伯克皆有小回子爲其家服役。如奴僕。自百戶至二三戶不等。謂之煙齊。其銜之大者。皆由烏什參贊大臣定擬奏請。生殺予奪。阿奇木不得專主之矣。村落謂之愛曼。各有王子伯克一員。司其丁糧差徭。又有叩克巴什一名。管理耕種。

伯克之妻。回子稱之爲阿葛插。無大小嫡庶之別。

戈壁大站。乏水泉。最爲行旅之累。回疆大伯克。多於適中之地。蓋造房舍。設立回子二三戶。或五六戶。給以養贍之資。使其設法開渠引水。以利濟行人。謂之亮噶爾。內地商民。訛呼爲闌干兒。

海蘭達爾。有如內地之香火道人。而娶妻生子。與回子同。但留髮作二辮耳。衣衲紅藍相間。帽高頂無翅。每逢八柵爾之期。或回子年節。輒聚數十百人。擊鼓跳舞。歌唱喊叫。或在八柵爾上。或入回子之家。募化錢米衣物。回子無不樂施。人死則升亡人屋上。念經釋其詞。曰。有生則必有死。今此人既先死。凡未死者。都應當來哭泣。止此數語。反覆叫念。竟日。其居常之納馬茲。則以夜半。所誦之詞語。回子亦不解矣。